

陳伯達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
學習會上的講話

人民出版社

書號：1214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

著 者： 陳 伯 達

出版者：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40,000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甲2）700 元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科學院學習委員會幾位同志要我到這兒來講些話。講話之前，對一些問題，我曾向郭沫若院長請示過，向幾位副院長請教過，向學習委員會的同志商量過。不過如有什麼講得不對，那應該是由我本人負責的。

今天的講話有三點意見：第一是關於共產黨員在科學院的工作中與黨外科學家的關係，老科學家與新科學家的關係；第二是關於科學院的工作方向；第三談談科學家與愛國主義。

一 共產黨員在科學院的工作中與黨外科學家的關係； 新老科學家之間的關係

科學院中有些共產黨員在工作，他們與科學家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呢？共產黨員在科學院是有作用的。我們的黨是我們人民政權的領導的政黨，在全國人民中有無限的威信，所以我們的黨員在科學院中也就能起很大的作用。作用起得好，對科學院工作就有很大好處；作用不好，也就有很大壞處。科學院工作好不好，共產黨員要負很大的責任。

共產黨員如何能搞好工作呢？是否可以濫用黨的威信，妄自尊大，以黨員的身分發號施令，而認為一切科學工作者，不經他同意，不通過他，就不能做事呢？如果採取這種態度就是錯誤的。共產黨員在科學院的基本任務，是在於謙遜地向科學家們學習，幫助科學家們做好工作。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黨員，在任何工作崗位上，要採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以便更好地團結黨內黨外的同志來共同工作。毫無疑問，毛主席這個教訓，對於我們共產黨在全國當權以後的情況說來，是更重要的，而對於在科學院工作的共產黨員說來，又是特別重要的。

我在這裏介紹列寧的一段話。列寧於一九二一年在「論統一經濟計劃」一文中講到共產黨員與非黨科學工作者的關係時，說：「老早就已經有人指出過：人們底缺點多半是與人們的優點相聯的。許多担任領導工作的共產黨員們底缺點就是如此。我們在數十年內進行過偉大事業，鼓吹過推翻資產階級的主張，教導過大家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專家，揭露過這些專家，奪取過他們的政權，鎮壓過他們的反抗。我們所進行的這種事業，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事業。然而，只要你稍為誇大了一點，那你就會使一個真理得到證實，這個真理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們已把俄國說服了，我們已把俄國從剝削者手中奪來交給勞動者了，我們已把剝削者鎮壓下去了，現在我們應該學會怎樣管理俄國。為此就必須學會謙虛從事和尊重那些『科學專門家和技術專門家』所進行的切實的工作。為此就必須學會切實仔細地分析我們自己所作出的許多實際工作錯誤，並且

必須學會順序前進而毫不停息地改正這些錯誤。少擺些知識分子式的和官僚主義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一些我們在中心和各地方的實際工作經驗所提供的東西，以及科學已經向我們提供出來的東西吧。」列寧這裏講的是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當權以後對於科學家和科學工作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員所必須採取的，也正是這樣的態度。當然，我們在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和列寧所說的當時俄國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質是有差別的；根據中國的條件，我們在現階段還只是推翻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權，而保留着民族資產階級。但是，列寧當時所指出的應該怎樣學會管理俄國的方向，同樣地是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學會管理中國所要遵循的方向。因此，我們共產黨員在科學院工作就必須謙遜地向真誠的科學家們學習，認真地幫助他們做好工作，否則這個共產黨員就是不稱職的。

爲着充分地說明我們共產黨員必須正確地處理對科學家的關係，我繼續引出列寧在上述著作中的一段話。列寧說：「共產黨員在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內部的任務就是要少用些命令手段，或者——正確些說——完全不用命令手段，而是要對科學專家和技術專家（正如俄共黨綱上所說的那樣，「他們多半是不免浸透有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習慣的」）採取異常慎重和靈活態度，要向他們學習和幫助他們擴大他們自己的眼界，要根據相當科學部門底成果和事實材料出發，要時刻記着一點，即工程師承認共產主義思想所經歷的途徑並不像從前那些在秘密條件下工作的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一樣，而

是經過他在自己那一門科學方面所達到的實際成果，例如農藝學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義思想的，植林學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義思想的等等。」

列寧認為科學家工程師們要經過他們在自己那一門科學方面所達到的成果，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義思想，這一點對於我們有很重要的啓發。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蘇聯科學的發展開闢了一條大路，使科學家能够和廣大的人民羣衆結合起來，他們的工作得到共產黨和人民最大的尊重，並隨時獲得廣泛應用的機會。這樣便造成了真誠的科學家有可能根據自己工作的實際成果來承認共產主義思想的廣泛條件。在我們國家的人民革命勝利以後，情況也是一樣。

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前，毛主席經常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能的。現在我們經過革命的勝利，正要進行大規模的國家建設，這就更加需要廣大的知識分子、科學家來參加工作，才可能完成我們的事業。我們以後將有大批有能力的科學家湧現出來，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現在我們就必須盡量發揮現有科學家的力量，幫助他們做好工作，幫助他們擴大眼界，逐步地把他們引向共產主義思想。我們共產黨員接近黨外科學家的時候，需要注意到黨外科學家中有許多人在科學上是有某些一定的造就的，解放後，也已在工作上開始接觸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並有一定的貢獻。雖然這些貢獻還不算很多，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證明他們一旦站在人民這一方面來的時候，便能够表現出他們過去所沒有表現過的能力。這些善良的肯努力工作的非黨員的科

學家，將來是可以給國家做很多事情的。他們由於各種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過去沒有機會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許多過去一直是「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但這些並不能多怪他們。我們對老科學家的看法，不能簡單地以他在什麼時候自覺地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做為斷定他的一切的標準，重要的，是看他在所做的那一門科學工作上，是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工作。共產黨員懂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科學家因為人民看重他們，共產黨看重他們，而就對人民採取驕傲的態度，不努力改造自己的舊思想和舊作風，不求上進，這也是極端錯誤的。毛主席在這點上也早已給我們指出：作為知識分子、科學家，他們事業要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須與人民羣衆相結合，否則就會一事無成。一百年來的經驗恰恰告訴了我們，我們的科學家只能在人民中，在和共產黨的合作中，找到自己的前途。每一個真誠的科學家懂得這一點，也是極端重要的。

所以這種關係應當是兩方面的：共產黨員應該與科學家合作，向他們學習，在工作上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另一方面，科學家則應該主動地使自己的工作與人民羣衆的事業、國家建設的事業相配合。

當然，這些並不是說，科學院的黨員與黨外的科學家及工作人員彼此之間不要有相互批評的關係。這種相互批評是完全必要的。許多科學家自舊社會帶來了一些舊的東西，不可能一下子割掉，例如用資產階級的宇宙觀來從事科學工作，保留許多舊社會的習慣，

或者對於工作不是切實認真的，而是馬馬虎虎的，等等。對這些東西，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加以批評呢？是可以批評的，應該批評的。這種批評也就是要幫助他們擴大自己的眼界，搞好工作。但有些在科學院工作的共產黨員（包括一些共產黨員的科學家，他們雖然現在爲數還很少，將來會一天天增加的），黨外的科學家如果發現他們有錯誤，是否也可以批評他們呢？這也是完全可以的，完全應該的。如果有一些共產黨員的科學家，自負自己是共產黨員，從而粗暴地對待科學工作和科學家，沒有從事認真的研究，便在任何問題上自以爲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共產黨員的科學家，就是不能令人輕易相信的。對於這些具有錯誤的觀點和錯誤的作風的共產黨員的科學家，毫無疑問，大家應當給予嚴厲的批評。不要以爲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黨齡很長，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可侵犯的。當然，有的批評也可能有錯誤，但這是不緊要緊的，事情需要大家來討論。正如斯大林在「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傑出著作中所指出的：「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

毛主席說：「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個真理對於任何人都是有用的。不論他是有多長黨齡的共產黨員，或是他在社會上負有多大名望的非共產黨員，如果一旦自己滿足起來，那一定是要落伍的。康有爲，他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的改良派，跟光緒皇帝搞過維新運動的，他說，他的學問到三十歲就

已經完成了，此後不再有進步，也不必再求進步。他以為世界上的真理他全知道了。在先他是個先進派，老一輩的人認為他是大逆不道的。他由當時的先進派變成頑固派，這主要的當然要用他的階級基礎的歷史發展來加以說明，但就自滿這一點說來，他就必然變成頑固派。

中國有一句老話：「爲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切事情都是在前進着的，如果你今天是正確的，明天新事物出現了，你抓不住，不了解，你也就落伍了。何況我們今天的人民事業進步得這樣迅速，新東西層出不窮，如果有一點不實事求是的話，就一定會很快地被時代拋到後面去。所以誰能够傲慢地和武斷地說自己在任何場合和任何時候都可以包定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呢？不管是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如果對具體的事物沒有下過認真研究的苦功夫，便以爲自己不論什麼都能够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對於這樣的人，只有批評他才能促進他的進步，而對於共產黨員的批評就更應該特別嚴厲。

共產黨員可以批評非共產黨員，批評他們從舊社會帶來的資產階級宇宙觀和舊習慣以及其他錯誤的東西，非共產黨員也可以批評共產黨員的錯誤，這樣就可以互相督促進步。建立這樣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關係，就將使得我們科學院的工作大大地有起色。

在科學院的工作中，除了要注意共產黨員與黨外科學家的關係，還要注意老科學家與新科學家的關係，即指年紀大的和年青的科學家的關係。有些老科學家瞧不起新科學家，

有些新的也瞧不起老的。爲什麼呢？老科學家有其優點和缺點，新科學家也有其優點和缺點，大家都從自己的優點來看對方的缺點，所以就有了問題。老科學家有優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種優點主要的是有經驗，知道的事情比較多；但也有缺點，即以爲自己比年青的人讀的書較多，懂得事情較多，容易「故步自封」，容易對自己所得到的結果感到滿足。我讀過私塾，那兒的老先生，他的想法，就跟青年不一樣，你不聽他的話，他就給你一巴掌。他以爲自己所知道的就是世界上再多不過的真理，年青人超過了他的圈子，他就生氣了，他不知道還有許多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呢！許多老科學家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比較不快。當然，這裏所謂許多，就是說，並非一切老科學家都是這樣，也有些人比年青的科學家的感覺還要銳敏，接受新的東西還要快。至於老科學家往往保有那些舊習慣和資產階級的觀點、方法，如個人主義、宗派主義、自己搞自己的，等等，不消說，這些都是重要的缺點。年青的科學家的優點主要地是對新鮮事物的感覺要銳敏些，有進取心，向前進，不滿足於自己所已有的，受舊東西的影響不深，容易接受新東西。當然，也有新的科學家搖搖擺擺地滿足於自己那一點兒東西。他們的缺點是經驗不豐富，科學的根基不深厚，他們對待老科學家的缺點，容易採取粗暴的態度，不細心。新老科學家如果互相了解了彼此的優點與缺點，就應當互相批評缺點，學習優點。這樣，老的科學家就可以變得不老，年青的科學家就可變爲老練的科學家了。老科學家應當愛護年青的一輩，年青人對老科學家要尊敬，主要地要看到他們的優點，要向他們學習，請他們指教。

二 關於科學院的工作方向

關於科學院的工作方向，這一個問題是極其明明白白的。科學院的大量的工作，應該服從人民迫切的需要、國家當前的任務、國家建設計劃的任務。這就是要求科學家在最根本而又最廣泛的範圍上聯繫着實際。這樣地聯繫實際，也就是真正地聯繫最廣大的人羣衆。明明白白，只有從爲人民造福這一個基本觀點出發，只有在這樣的聯繫人民羣衆的實際基礎上，才能使我們的科學可以猛烈地前進。我國過去有些有良心的自然科學家，他們對科學工作也可以說是切實的，用苦工的；但是他們不能有什麼了不起的大貢獻。我國近代還沒有出現過在世界上佔第一流地位的自然科學家，還沒有對自然科學做出過特別傑出的、對全世界有普遍意義的創造性的貢獻。是否因爲我們特別不行呢？當然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爲在反革命統治下，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我國的工業沒有辦法發展，我們人民的需要沒有辦法得到實現，雖然有些人學了科學，但沒有人賞識他們。有的人因爲這樣子就中途擱下了自己的工作，有的人則關在自己的小房子裏搞工作，得不到幫助。在那樣的時代，科學有什麼可能發達呢？有什麼可能有大貢獻呢？所以這些不能完全怪老科學家，而是社會歷史條件所造成。但是，在現在，我們中國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革，我們國家工業化已經在望。工業化如何來呢？除了廣大的人民力量外，

還需要有科學家的力量。幫助國家工業化就是我們科學家的神聖的責任。這裏條條道路都通科學，每條道路都給科學的發展以無限的前途。如果我們科學家對這樣翻天覆地的變革，對這樣偉大的工業化事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覺得科學還只能是「孤芳自賞」的東西，覺得還只是關在自己的小房子裏工作最好，這樣的科學家就是脫離了最根本的實際，完全是採取着自暴自棄的行爲。不能想像，一個科學家對於國計民生漠不關心，却能够在科學上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來。像巴甫洛夫、米丘林這些偉大的學者，他們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對國計民生充滿了熱情，所以，他們的成就決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所說的必須與人民羣衆相結合，也就是說，必須與人民的需要相結合。在今天，人民的要求就是要經過偉大的經濟建設，來鞏固保衛祖國與和平的事業，來不斷地提高人民羣衆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來推進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我們的科學家們，如果希望提高中國的科學水平，要把我們中國科學推進向世界的高峯，那就必須走在實際上和這樣的人民需要相結合的道路。因此，這是我們科學院工作的根本方向，除此而外，是沒有、也不能有別的方向的。

方向是明白的了。我還想說明下列的一些問題。

第一，我們反對把理論聯繫實際這個問題作片面的了解。我們說要理論聯繫實際，有人懷疑，是否我們只要實際不要理論了呢？不是的，既是理論聯繫實際，那就有兩方面，如果只有一方面，就談不到聯繫了。我們說的是兩者不要孤立，要聯繫起來。只講

理論，不要實際；或只講實際，不要理論；這些都是錯誤的。斯大林說過：「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毛主席常常引用這些話以反對那只要理論而不要實際或只要實際而不要理論的兩種極端片面性。

理論與實際相聯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任何科學的要求。斯大林說：「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同上）這是說的社會革命的理論。在自然科學方面，理論當然也同樣地是人們對於自然界各種事物運動的觀察以及人們積極地對於自然界進行實際活動的綜合經驗。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解，理論是說明事物本身的運動的規律，說明這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多種多樣的關係。社會科學是這樣，自然科學當然也是這樣。如果既不能說明事物本身又不能說明它與其他事物的關係，那就不能算作什麼理論。既然要說明事物本身運動的規律，要說明這一事物與那一事物的關係，不去研究真實的事物，不去依靠實際的經驗，不依靠大量的材料，怎麼可能呢？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說清楚了這些問題。毛主席經常指出，特別是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要詳細佔有材料，做有系統的週密的分析。這就是因爲理論必須是大量事實的分析與綜合，必須是根據大量事實所了解的這一事物的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的分析與綜合，而不是只憑片面的事實和個別的例子。片面的事實和個別的例子不能構成理論。從個別的瑣碎的事實中不能得出理論。因此，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聯繫實際不是聯

繫某個實際的片面，而應是聯繫該實際本身所包含和所接觸的各方面。專門科學所研究的，當然是某種專門的事物，但它所研究的對象的內外聯繫，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到對象的某一點，就做一個武斷的結論，而是要多方面的觀察和實驗，看到它的全部。這就是說，理論聯繫實際，就要多方面地掌握實際關係的總和。我們要經常記住毛主席關於避免片面性的警告。

必須反覆着重地說，不能離開實際而孤立地空談理論，同樣地不能離開實際的豐富生活而片面地來研究實際。孤立地拿出某一點東西，拋開它的四周圍的條件、環境，拋開它與其他東西的聯繫，而片面地在實驗室中單獨實驗，這就是離開實際的全面生活來研究實際。例如，聽說有個別的科學家拋開土壤去研究肥料問題，這對於要全面地去解決實際的問題，就恐怕是不合適的。雖然他研究的對象也是一定的事物，是一定的實際的東西，但既然把研究的對象與四周的實際條件脫離開來，就很難得出正確的理論，因為理論既是說明事物的運動規律，而任何事物的運動規律與四周的條件都是不能沒有關係的。

關於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有人還有這樣的疑問，有些自然科學的理論工作與今天的生產實踐不發生直接的聯繫；只有間接的聯繫，要不要它們呢？當然是要的。例如，關於天文和數學的某些研究，可能是與今天的生產實踐不一定有直接的聯繫，但在天文和數學上研究了許多東西，發現了許多東西，說明了許多東西，那就能够幫助各方面的

科學研究上的進步和發展，擴大科學的眼界，從而也就能對農業工業的發展起作用。關於其他自然科學部門的某些研究工作，也是這樣。所以，有些理論工作，今天就可以和生產實踐發生直接的聯繫，但也有一些科學的理論工作今天與生產實踐沒有直接的聯繫，只有間接的聯繫，或者今天沒有聯繫，可是明天會有聯繫。有些科學研究工作，今天還只在開始，所以不能要求它馬上和生產實踐及人民的生活便能夠有大量的普遍的聯繫。事實上，許多科學研究工作，它和廣大人民需要的聯繫總是從小量到大量的。對於這一切的科學工作，我們都應當採取尊重和積極幫助的態度，如果不直接給他們幫助，使他們拋掉工作，就是錯誤的。

有人提出關於社會科學的某些研究工作，例如古代史的研究和考古學之類，它們和今天的生產實踐有什麼聯繫的問題。我想，像這一類的研究工作，它和今天生產的實踐是不會有什麼聯繫的。但這類的研究工作，能夠幫助人們了解歷史的事物，對於擴大科學的眼界也有益處，因此，也是應該給予必要的幫助的。

第二，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放在廣闊的眼界上，不應該限於追求一些枝節的事情。我聽說有些科學家想在個別枝節的題目上「追求達到和超過世界的水準」，想在某些偏僻的小題目上「做出一鳴驚人的工作」。我想，對於有些科學家這一類的企圖，我們不是勉強地不讓他做，不是要對他採取粗暴的態度，說「你不要研究了」。我們對他們只能採取說服的態度，如果他不同意大家的意見，就只好讓他試一試，碰碰釘子，

沒有結果，他就會感覺大家的意見是對的，會自己改過來。做爲我們的方針來說，如我們前面已說過的，我們是要求科學工作對人民的需要和國家的建設有貢獻的，因此，科學家所研究的問題，主要地應該是爲人民所大量需要的東西，是在某一科學領域裏面帶重要性和羣衆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應該有一定的目的性，其結果要能够解決一些帶重要性和羣衆性的問題，不要只是追求一些枝節的事情，不要只爲研究而研究。馬克思主義者過去經常批評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機會主義者伯因斯坦，列寧說他因爲毀謗馬克思主義而獲得「可恥的大名」。他有一句話：「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什麼的。」馬克思說我們要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我們的目的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伯因斯坦却極荒謬地說運動是沒有什麼目的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做工作要有明確的目的性，沒有目的的工作是沒有用的。不要只爲研究而研究，要爲人民而研究，爲科學上的重要問題而研究。有的人說：「這是我個人的興趣所在啊！」馬克思主義者說，我們不是要輕率地抹殺個人的興趣、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利益，但是我們要求個人的興趣和羣衆的興趣結合起來，個人的目的和羣衆需要的目的結合起來。個人的興趣、個人的目的和個人的利益的被尊重，在我們這裏是有一定的標準的，這就是他要服從全體羣衆的利益。把個人的興趣、目的和利益與羣衆分開來是完全錯誤的。有些很辛苦的科學家，單純根據個人興趣做了許多工作，但那常常是無結果的。假定有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他要研究某一個家族的族譜，他

也算是研究一定的事物、一定的實際對象，他也可以研究一輩子，但有什麼好處呢？對那一個家族、對全中國人民都沒有好處。所以，沒有目標的，不知道爲什麼的研究，就不要去研究了，那是浪費精力的。

也必須說明，有些東西初看起來很小，不被人們所看重，但有些有思想的科學家看出研究好了這種東西有可能說明重要的問題，有可能得出重要的結果，那麼，大家就不要去譏笑那進行這種研究的科學家，不要去反對他，而且應該尊重他，因爲說不定他的研究結果將來會有了不起的貢獻。我們要求的，是科學家要能說明他的研究計劃，他的研究目的。

第三，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法文譯本的序文上說：「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是歷史上極其傑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學工作上，是辛苦的過來人。任何人如果沒有辛苦的、長期的研究，決不會有大的成就。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寧、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國，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學一學馬克思，我想我們的科學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點馬克思是怎樣搞科學工作的。要找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發格和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回憶錄」，在這兩篇回憶錄裏面，我們就能夠懂得「天才就是勤奮」的道理。天才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從地上來的。爲什麼能夠成爲天才呢？就是因爲他站在一個非常可靠的踏實的地面的基礎上。飛機是飛在天上的，但它總是從地面上起飛的，它的